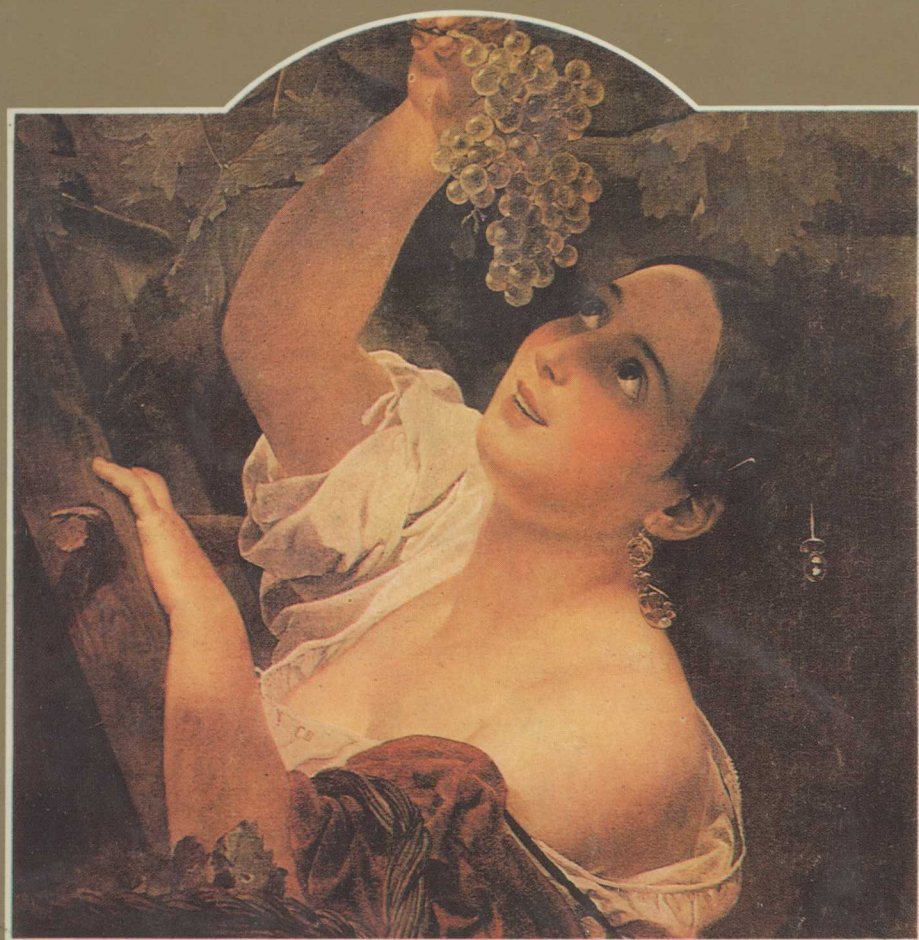


意大利卷

世界中篇小说经典

吕同六 主编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世界中篇小说经典

意大利卷

吕同六 主编

LUTONGLIU ZHUBIAN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CHUNFENGWENYICHUBANSHE



05745852

辽新登字 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中篇小说经典/江枫,古继堂主编. —沈阳:春风文艺出版社,1996.10

ISBN 7-5313-1655-2

I. 世… II. ①江…②古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世界 IV. 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16367 号

世界中篇小说经典·意大利卷

Shijie Zhongpian XiaoShuo Jingdian yidalijuan

主 编:吕同六

责任编辑:王 烨

责任校对:唐惠凡

封面设计:杜凤宝

出 版 者:春风文艺出版社

邮 编:110001

地 址: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

电 话:3864927

印 刷 者:鞍山市第三印刷厂

地 址:鞍山市旧堡路同兴街 49 号

发 行 者:春风文艺出版社

字 数:499,000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20 $\frac{1}{2}$

印 数:1—6000

版 次:1996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13-1655-2/I·1448

(全八卷)定价:260.00 元

《世界中篇小说经典》编委会

主编

江 枫 古继堂

分卷主编

文洁若（日本卷）

文美惠英国卷

吕同六（意大利卷）

李文俊（美国卷）

陈中义（拉美卷）

张佩芬（德语国家卷）

郭家申（俄苏卷）

桂裕芳（法国卷）

策划 王 烨

编委	王 烨	文洁若	文美惠	古继堂	江 枫
	吕同六	刘烈恒	李文俊	李勤学	陈中义
	张佩芬	郭家申	桂裕芳		

本卷序

杨 淑

中篇小说，一直是读者喜欢的一种文学样式。70年代末以来，我国又数度掀起介绍外国中篇小说的热潮。

细细想来，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。

就中篇小说这一文学样式本身而言，它有着长篇小说、短篇小说这些姐妹样式难以比拟的优势。就一般的读者而言，他们的阅读心理，恐怕比较容易在中篇小说里获得满足；中篇小说大概也较为契合当代人的生活节奏和审美要求。

话分两头，各表一枝。

根据通常流行的说法，西方文学里“中篇小说”一词，来源于意大利语 Novella。对于这个多义的词语略作一番词源的考察，可以知道，它的涵义之一，是指描叙某个虚构的或逼真的事件的，篇幅短于长篇小说的叙事作品。

由此，Novella 的原本意义，系指比长篇小说短小的叙事作品，确切地说，它既可以是短篇小说，也可以是中篇小说。根据这个词语的本意，把 Novella 译作“故事”，显得更为确切。

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欧洲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，便会发现，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。

2 世界中篇小说经典

古罗马有两位大作家，名叫佩特罗尼乌斯（？—66）和阿普列尤斯（124—170左右），他们分别写了一部长篇讽刺小说《萨蒂利孔》（意为“讽刺书卷”）和长篇冒险小说《金驴记》（又译《变形记》）。前者描写主人公在意大利的漫游生涯，后者叙述主人公被魔法变成驴子的遭际。围绕各自作品的情节主线，佩特罗尼乌斯和阿普列尤斯都分别穿插进去不少饶有趣味、篇幅长短不一的故事和传说。这些“故事”便是古代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。这两部作品作为欧洲文学史上的经典传留下来，对日后的欧洲小说发生了影响，不少艺术家还从《金驴记》叙写的各个“故事”中汲取再创作的素材，如法国的拉封丹，意大利的薄卡丘等。

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，涌现出了一批擅长写“故事”的作家群体，构成文学史上“故事”空前繁荣的景象。

文艺复兴运动的杰出代表薄卡丘（1313—1375）的巨著《十日谈》，可当之无愧地称为文艺复兴时期“故事”的典范。《十日谈》实际上就是一部故事集。薄卡丘巧辟蹊径，用框形结构把这一百个“故事”编织为一个完整、宏伟、严谨的艺术整体，犹如浑然天成。

薄卡丘创作的一百个“故事”，长短不一，有的便是短篇小说，有的在形态上其实更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小中篇。

《十日谈》对意大利和欧洲“故事”的发展，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。英国小说家乔叟的《坎特伯零故事集》、法国作家那伐尔的《七日谈》，都是仿效或借鉴《十日谈》的作品。

薄卡丘的同时代人萨凯蒂（1332—1400），稍后的班戴洛（1485？—1561），都可说是写“故事”的大家。萨凯蒂写了一部作品，名叫《故事三百篇》（Trecento Novelle）；班戴洛一生创作了二百一十四篇故事，结集为四卷《故事》。

(Novelle) 出版。

这两部作品中故事的来源异常广泛，古代和中世纪的史实、传说、民间故事，当代生活中的真实事件、趣闻轶事，应有尽有。五光十色的现实生活，形形色色、三教九流的人物，人情世态、风尚习俗，都在情趣横生的描绘中，得到生动鲜活的写照。

萨凯蒂的三百篇“故事”，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，短小精悍，是典型的短篇小说。班戴洛的四卷“故事”，则大多篇幅精当，而其中一些篇幅较长的故事，已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中篇小说的规模，如收入本卷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

班戴洛同期的一群意大利作家，如菲伦佐拉、斯特拉帕罗拉、托斯卡、马基雅维利、萨内尼塔诺，等等，也无一不是写作“故事”的高手，他们以风采各异的作品，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“故事”的繁荣局面，增添了光彩。

异族的频繁入侵和长期统治，严重的封建割据与内讧，经济地位日渐衰落，终于使曾经光照四海的文艺复光运动的辉煌，黯淡了，消失了。意大利 17、18 世纪的“故事”创作，自然也陷入了低谷。

以民族独立、统一、民主和自由为目标的民族复兴运动的蓬勃兴起，带动了意大利文学的全面复兴。19 世纪，特别是 19 世纪下半叶，伴随诗歌、历史剧、历史小说的繁荣，“故事”的创作也再现辉煌。以维尔加为首的真实主义作家群体，黛莱达，德·亚米契斯、邓南遮、皮兰德娄，便是“故事”作家中的佼佼者。

维尔加、卡普安纳、塞拉欧莱真实主义作家的文学生涯，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始于“故事”，他们后来写作的长篇小说、剧本中，不少是脱胎于自己的“故事”，进行改编和扩展而成。

他们把自己的作品奉献给他们最熟悉、最热爱，同时又是最贫困、最落后的故乡——西西里或那皮利，真实地描绘那里的小人物的身世际遇，同时没有忽视刻画现实环境在这些弱者身上打下的烙印。他们在另外一些“故事”中，又描绘了一出出爱情悲剧，对封建道德观念和金钱势力发出愤怒的控诉。

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关注，朴实无华的叙述，忧伤的抒情性，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域色彩，这是真实主义作家们共有的艺术特点，给意大利文学送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。维尔加的《乡村故事》和收入本卷的《莺之死》，塞拉欧的《不是乔万尼诺就是死》，是这一类作品中的佳作。

女作家黛莱达的早期创作，可以清晰地见出真实主义的印记，但她以抒情心理主义和神秘主义交织的艺术风格，以哀幽的心情和纤细的笔触对故乡撒丁岛生活的描绘，终于使自己脱颖而出，独树一帜。《撒丁岛故事》、《埃立亚斯·波尔托卢》和收入本卷的《人生游戏》，体现出黛莱达“故事”创作的思想特征和艺术特色。

和许多真实主义作家一样，唯美主义大家邓南遮的叙事创作，也是始于“故事”。给他带来声誉的《佩斯卡拉的故事》，便不乏真实主义的特征。一样是故乡（佩斯卡拉）的风貌，一样是下层大众的悲凉境遇，但他的洒脱的文字，精美的描画，已可见出日后邓南遮唯美主义的端倪。

皮兰德娄以他的圣诞剧确立了西方现代戏剧先驱者的地位。但他最初的成名是同他的“故事”创作密切相关的。他的“一年的故事”集他的中短篇小说之大成，计三百篇。这些“故事”大多构思诡奇，情节怪诞，蕴含着深邃的哲理，开了意大利“故事”创作的新生面。

当我们把目光投向 20 世纪下半叶,特别是把目光投向意大利当代叙事文学领域三位成就最卓越的作家——莫拉维亚、卡尔维诺和夏侠时,便可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:他们的长篇小说,篇幅都比传统的长篇小说大大缩短了,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中篇小说。

以卡尔维诺为例。他的所有的长篇小说,篇幅上都在五万字至八万字左右,无一例外。《不存在的骑士》,是一部长篇小说,但按照我们的尺度,便作为中篇小说收入本卷。

夏侠以写黑手党题材小说享誉文坛,他的全部长篇小说,从《白头的猫头鹰》到《各得其所》,从《千方百计》到《前因后果》,也是八九万字的规模,无一例外。

莫拉维亚诚然写了不少大部头的长篇,例如《罗马女人》、《冷漠的人们》、《内心生活》、《乔恰里亚的女人》,但也有许多他称之为长篇小说的作品,其实就是我们认为的中篇小说,如《鄙视》、《夫妻恩爱》、《假面舞会》、《阿谷斯蒂诺》,等等。

这是一个颇具普遍性的现象。这也正是本文要涉及的一个话题。

20 世纪下半叶,随着工业、科学、技术的高度发展,西方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节奏更加急速明快,传媒高度普及,文化生活呈现出繁杂、多元的形态。这对公众的思维方式、心理态势和生活习惯,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。这种冲击波自然也以强劲的势头辐射到小说创作,影响作家的创作心态,影响读者的接受方式,审美取向和阅读心理。于是,长篇小说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大部头。于是,更能快捷地表现生活,表达对生活的思索,更能适应读者阅读心理需求的小长篇,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篇小说,流行开来了。

在如此一番历史的“闪回”之后，我们可以取得这样几点认识。

首先，在意大利文学中，作为一种文学样式，中篇小说并没有明确的指称和界定。而所谓的 Novella，即故事，既包括短篇小说，又涵盖我们所说的中篇小说。

其次，时至当代，我们习惯称呼的中篇小说这一样式的内涵又获得了扩充、丰富，它吸纳了篇幅精当的小长篇小说。

再次，中篇小说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学品种，它兼收并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优势和长处。它在篇幅长短上，在人物选取上，在情节繁简上，在叙事结构上，都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。它不似滟滟流动的小溪，也不像纵横奔腾的江川，而如一条河流，既汹涌，参差跌宕，又潺缓，波光迷离。它们汨汨流淌，流进读者的心田。因此，中篇小说更具有可读性，更符合当今读者的审美需求和阅读心理。

兴许，这就是中篇小说时下颇为流行的缘故。

意大利卷目录

本卷序	杨淑	
英伯特案件	〔意大利〕 索尔达蒂著 袁华清译	/1
一对六	〔意大利〕 朱·贝林格著 董文捷译	/46
不存在的骑士	〔意大利〕 卡尔维诺著 吴正仪译	/173
四八年	〔意大利〕 夏 侠著 杨顺祥译	/282
亲爱的米凯莱	〔意大利〕 娜·金兹布格著 沈萼梅译	/354
人生游戏	〔意大利〕 黛莱达著 沈 豪译	/461
莺之死	〔意大利〕 维尔加著 马恒芸、云霄译	/508
罗密欧与朱丽叶	〔意大利〕 班戴洛著 吕同六译	/601

英伯特案件

〔意大利〕索尔达蒂 著

袁华清 译

作者简介

马里奥·索尔达蒂(1906—)，意大利作家、电影导演。曾任意大利笔会会长。

他毕业于都灵大学文学系，又在罗马高等艺术史学院深造。十八岁发表剧本，长年在文坛和影坛辛勤耕耘，成果丰硕，共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三十余部，执导影片和电视片五十余部。长篇小说《卡普里岛来信》(1954)、《两个城市》(1964)、《火》(1981)等，或反映当代价值观念的改变，或描写不同的存在观念的对立，或探讨友谊、情欲、金钱同现代人的关系。他的文笔优雅，人物的心理刻画细腻有致。

《英伯特案件》选自中篇小说集《准尉故事新编》(1984)。小说围绕一件绑架案的侦查过程展开，融合了小说与电影剧本的特点。

一座威严的大厦，上面写着“宪兵司令部”几个字。一个全副武装的军人，披着猩红里子披风，在门口站岗。

一个布置得很舒适的办公室，墙上挂着很多“生活”照片：反映的全是宪兵生活场景。一位少校坐在一张大办公桌后面。少校是皮埃蒙特人，出生在萨卢佐，从头到脚一副军人气概，和阿尔瑙迪准尉谈话时开诚布公，言简意赅：“给我说说是怎么回事，准尉。由于英伯特案件，我们被批评得狗血喷头，大家都不知该怎么好。”

准尉：“报刊动不动就批评，少校先生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不过，撇开记者不谈，您的做法也让上级捉摸不透。”

“您可以告诉我哪些地方做得不对吗？”

“现在嘛，还说不准。但我倒想亲耳听听您对这个案件的说法。劳驾，把事情经过从头给我讲一遍吧。”

准尉颌首同意，略作思考后说：“发端于6月7日。英伯特的配偶卡尔拉·杜西欧打电话请我去莱莫雷别墅，要跟我谈一个很棘手的问题。”

“您当时是怎么想的？”

“当时我以为是他在工厂或农庄跟哪个下属发生了争执……”

“讲下去……”

宪兵的值勤车在莱莫雷别墅门前停下：一扇虚掩着的大棚门。准尉下车，进门，沿着一条砾石小径走进花园。

跟往常一样，在小径的半路上他不得不接受弗洛克的热情欢迎：这条体重几近一百公斤的红夹白的贝加莫牧狗扑到了他身上。

牧狗为了表示它的欢乐，蹦了起来，把粗大的爪子按在准尉肩上，打算舔他的脸。准尉抓住它的脖子，亲热地使劲

摇晃它的大脑袋：“嗯，弗洛克，嗯……你不想让我喘气吗？”

弗洛克伸出一只前爪表示友好。准尉不得不跟它行握手礼：“现在下去吧。我得上你的主人那儿去……你不放开我，我怎么办呢？……”

弗洛克乖乖地下来蹲在小径上，看着准尉朝别墅走去。它把脑袋偏向一边，看了他一会儿，然后又突然兴奋起来，四脚朝天在地上打滚。

准尉认识卡尔拉太太，从小就认识。他是她父亲的朋友。皮埃蒙特的古老家族：这就足以说明一切了。但他，费鲁乔·英伯特，不是当地人。测量师，曾经是时装设计师，突然心血来潮以服装为业，生意颇为兴隆。

卡尔拉和费鲁乔·英伯特在底层的大客厅里接待准尉。这里满是家具什物，连续三四代盛况不衰的富裕人家都这样，他们不停地购置东西保存起来。卡尔拉穿着牛仔裤和毛衣，举止和服饰跟所有摩登女郎一样，只是她那略显高傲的目光和不大标准的发音表明她“出身高贵”^①。而他则是一位身材瘦削、风度潇洒的年轻人。

卡尔拉带着友好的微笑看着准尉：“您好久没来了，对不对，准尉？……我和费鲁乔像是两头狗熊似的过日子……”

“你别把过错算在我身上……”费鲁乔说。

“是得算在你身上……只有到了科尔蒂纳^②或蓝色海岸^③，你才活跃起来……”

“哎，有什么法子呢，这儿得工作……瞧，准尉来这儿也是为了工作……请过来，准尉，请坐……我专为您开一瓶

① 皮埃蒙特地区贵族讲话故意带法国腔。

② 意大利东北部著名旅游和疗养胜地。

③ 指法国东南部、意大利西北部的地中海沿岸地区。

1978年酿制的巴尔贝拉酒^①。我知道您是品尝酒的行家。”

准尉接受邀请坐在软椅上。卡尔拉在一张长沙发上坐定，她的丈夫站在那儿，全神贯注地往一只玻璃杯里斟了少许酒。他把杯子递给准尉，然后也给自己倒了两指高的巴尔贝拉酒。

费鲁乔：“卡尔拉，你一点也不喝吗？……”

卡尔拉摇摇头，接着转身向着准尉：“您慢慢喝吧，我怕我把遇到的事告诉您时，您会难受的……”

准尉敏锐地瞥了她一眼，然后对着亮处观察杯中的酒，嗅了嗅芬芳的酒味，呷了一口，点头称赞：“没说的。到底是名酒！……卡尔拉太太，您知道吗，您说的话使我产生了好奇心？”

费鲁乔叹了口气，用装作无所谓声调说：“嗯……是这么回事：我们受到了讹诈。”

准尉把酒杯放在茶几上，用严肃的、斩钉截铁的语气说：“你们把我叫来，这很好。不能屈服。是谁？”

卡尔拉耸耸肩：“不知道。总是同一个人的声音，带有南方佬的口音……”

费鲁乔作了更正：“不完全正确。那人模仿皮埃蒙特口音，但又不像，就像不久前移居到这儿的南方佬……也就是说像我这样……”他笑了。

卡尔拉也笑了：“是的，那人似乎就是南方佬！”

准尉一直注意听着：“他想干吗？”

费鲁乔：“要钱，否则就不让我们安宁。要是不给，他就让我们的日子不好过。先砍掉葡萄园，接着烧我的工厂，还不行就打死我或卡尔拉。碰上谁打谁……”

① 皮埃蒙特地区酿制的名贵红葡萄酒。

准尉从上衣口袋掏出笔记本，旋开钢笔帽：“咱们从头来。这家伙从什么时候起打的电话？”

夫妇俩交换了一个询问的目光。

费鲁乔：“大概有五个月了吧？”

卡尔拉：“不止。有六七个月了……”

准尉感到惊讶和不满：“为什么现在才叫我来呢？”

费鲁乔坐下，有些困惑不安，看着透明的葡萄酒：“准尉，谁也不想惹麻烦。我更是这样。干我这行的常常出门旅行，撇下卡尔拉一个人……我希望私下解决，不报警。”

准尉说他明白了。他不能苟同，但能理解：“他要多少？”

费鲁乔：“每个季度一亿里拉。”

“数目不算大嘛……”准尉揶揄地嘟哝了一句。他站起身，神经质地走向窗前向外探望，然后遽然回过头：“老天！您可以先给我打个电话说说嘛，卡尔拉太太！……咱们可以用一种不大招眼的方式见面。现在镇上有一半人看见栅门前停着宪兵的汽车，知道我到这儿来过了……”

费鲁乔非常平静地答道：“需要的就是这样。那位朋友、或者说那一帮人——如果是好多人的话——应该明白，我们向他们宣战了。我和卡尔拉决定一个里拉也不再给……”

准尉越来越不满：“一个里拉也不再给，什么意思？你们给过钱了？”

卡尔拉替丈夫回答：“别生气，准尉。我们给过两次，每次一亿。”

费鲁乔插嘴说：“但您说得对，准尉，不能屈服……第三季度他们要五亿。明白了吗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和卡尔拉共同决定把您叫来。”

弗洛克蹲在别墅门口附近等着，狗的耐性是无穷无尽的。它的尾巴上下迅速摆动了一下，表明它听到了某种声音。门开了，准尉和费鲁乔·英伯特走了出来。

弗洛克站起来走到他们跟前。

费鲁乔握握准尉的手：“十分感谢您做的一切……”

“这是我的职责……谢谢您的巴尔贝拉酒……”

“尝出味儿了吧？……如果服装业不景气，我随时可以经营葡萄酒酿造业，增加产量……”

“为什么不可以呢？据说现在葡萄酒很赚钱……”

“准尉，您参观过我们的酒窖吗？”

“说实话，没有。您知道，您的岳父杜西欧先生为人大方，热情好客，这种人很少见，可他把酒窖当作自己的命根子，不让任何人进去，就连我们应邀来品尝当年酿的葡萄酒时也不让进。”

“这样做太欠考虑了！您是专家。来吧，来，我让您看一眼……何况我们马上就要根本改变这一切了……我那岳父是个怪人！您别以为我从来没想过关闭工厂，重新务农……走出这个丛林，脱离它的束缚……”

准尉随费鲁乔回到别墅。这回弗洛克跟在他俩后边。

开始时一片漆黑，后来酒窖里亮起几束光线：光柱使酒窖显得更深邃了。

一道阶梯通向下。费鲁乔给准尉和狗带路。他们下了酒窖。费鲁乔继续往下讲：“……只是有个问题……农庄要有利可图，务农的人必须在葡萄园中出生……在酒瓶和酒桶中间长大，就像杜西欧家似的……”

准尉一边在古老的榱木大酒桶之间向前走，一边艳羡地环视着四周，不时用手摸摸木桶。